鹿子母的八种供养｜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 第五卷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，毘舍佉鹿子母請佛及僧明日設食。其日正遇天恐怖雨，其雨如力士屈伸臂頃，便滿一鉢；地受此水，如一滴油落熱沙聚，若不爾者，浩成大海。佛告諸比丘：「如今祇洹中雨，遍閻浮提亦復如是。汝等可出，於中洗浴，此是最後平等之雨。」諸比丘即出，雨中裸形而浴。

時毘舍佉遣婢白佛：「食具已辦。」婢至祇洹，見諸比丘皆裸形浴，作是念：「此是外道，非是比丘。」還白如是。毘舍佉作是念：「必是比丘露地洗浴，癡婢不知，謂是外道。」即復遣言：「汝至祇洹門，作如是唱：『食具已辦，唯聖知時。』」婢即復往至祇洹門，欲如勅唱；時諸比丘浴竟還房，不見一人，復作是念：「向滿中外道，今不復見。」即便還歸，復白如此。毘舍佉復作是念：「必是比丘浴竟，宴息。」復更遣言：「汝可入門，於庭中唱。」即復受教，入祇洹門，庭中唱之。佛聞唱聲，告諸比丘：「毘舍佉已白時到，汝等皆著衣持鉢，共受彼請。」

諸比丘奉勅，盡集普會講堂。婢方進前更白佛言：「食具已辦，唯聖知時。」佛言：「汝可先去，當隨後到。」於是世尊如力士屈伸臂頃，與諸比丘沒普會講堂，踊出毘舍佉所敷座上，衣服不濕。毘舍佉見佛及僧忽然在座，衣服不濕，作是念：「我得善利，供養如是聖師及聖弟子，天雨洪注，而衣服不濕。」歡喜踊躍，種種美食手自下之。

食畢行水，叉手合掌，在一面立，白佛言：「願世尊與我願！」佛告毘舍佉：「佛於世間，諸願永離。」毘舍佉復白言：「願佛與我清淨可得之願。」佛言：「大善！」毘舍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晨朝遣婢白食具已辦，見諸比丘皆裸形浴，便還語我祇洹中盡諸外道，無有比丘。世尊！云何比丘於和尚、阿闍梨前裸形浴？願佛聽諸比丘畜雨浴衣，我當盡命供給舍衛城諸比丘雨浴衣。」
又言：「我近小緣至阿夷羅河，見諸比丘尼在於河中，裸形洗浴。時人見之，咸形笑言：『女人著衣，猶尚無好，況出家人，而裸形體。』願佛亦聽諸比丘尼畜水浴衣，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諸比丘尼水浴衣。」

又言：「佛說有三種病：一種，得藥、不得藥死；二種，得藥、不得藥差；三種，得藥差，不得藥死。願聽諸比丘服諸藥，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諸比丘藥。」又言：「佛說三種病：一種，得隨病食、不得隨病食死；二種，得隨病食、不得隨病食活；三種，得隨病食活，不得隨病食死。願聽諸比丘食隨病食，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諸比丘隨病食。」

又言：「看病人若乞食，則有所廢。願聽諸比丘受看病人食，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看病人食。」

又言：「客來比丘行路疲極，始至不知何處乞食？願聽諸比丘受我客比丘食，令息疲極知乞食處；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客比丘食。」

又言：「若有遠行比丘入村乞食，便不及伴，至迴道中，或遇八月賊、或失道徑。願聽遠行比丘受我遠行食，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遠行比丘食。」

又言：「我聞世尊聽阿那頻頭國諸比丘食粥。願聽諸比丘受我粥，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諸比丘粥。」又白佛言：「願世尊受我盡命衣食、湯藥。」

佛問毘舍佉：「汝見何義利，索是九願？」答言：「此國當有諸方比丘來問訊世尊，若云彼處某甲比丘命過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，我當問之：『彼比丘曾來此不？』答言：『曾來。』我作是念：『彼比丘必曾受我乃至一種供養，便生歡喜，增益善根。』」於是世尊語毘舍佉：「聽汝八願，一願不可得。」

時毘舍佉取小床於佛前坐，佛為說隨喜偈：

「歡喜施飲食，佛及聖弟子，
設福破慳貪，受報常欣樂；
生天壽命長，還此離染塵，
行法之大果，長處淨天樂。」

爾時世尊，更為說種種妙法，示教利喜，還祇洹，集諸比丘，讚少欲知足、讚戒、讚持戒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聽諸比丘受雨浴衣，諸比丘尼受水浴衣，受隨病藥、隨病食、看病人食、客比丘食、遠行比丘食及粥。」

時諸比丘作是念：「佛聽我等畜雨浴衣」便常乞畜，不受持、不施人、不淨施，擔重、擔衣行。諸比丘見，問言：「汝不聞佛制畜長衣耶？」答言：「佛雖有制，而聽畜雨浴衣。」諸比丘又問：「汝等常畜雨浴衣，不受持、不施人、不淨施耶？」答言：「如是！」諸長老比丘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春餘一月，應求雨浴衣，餘半月應持。若未至一月求，先半月持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雨浴衣者：雨浴時用，夏浴時亦用。

若至春餘一月，先有許施雨浴衣者，知識比丘應為往語言：「今是縫染作雨浴衣時。」若得者善；若不得，應更為語：「諸處皆已縫染作雨浴衣。」若得者善；若不得，復應為語：「汝先許與某比丘雨浴衣，今正是時。」若得者善；若不得，彼比丘應更餘處乞，畜至八月半，百三十五日持。若過此，不作餘衣、不受持、不施人、不淨施，突吉羅。

沙彌，突吉羅(十七竟)。